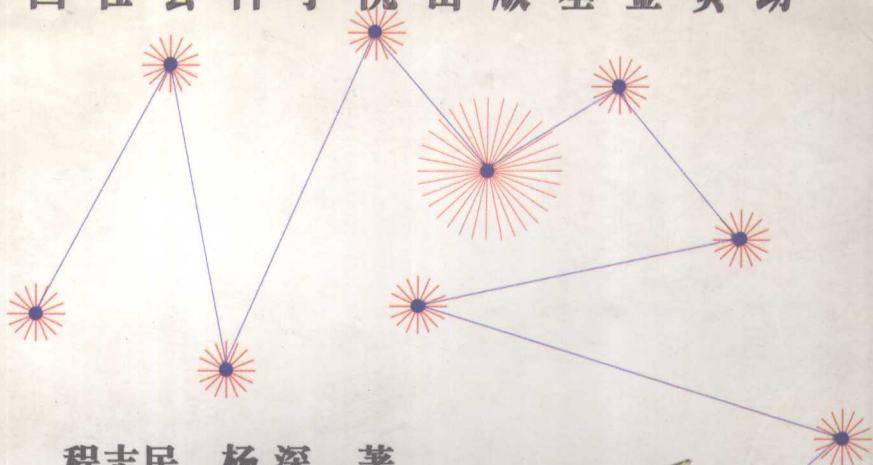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程志民 杨深 著

存在的呼唤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 版 基 金 赞 助

存在的呼唤

程志民 杨 深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 存在的呼唤 *
*
*
* 程志民 杨 深 著 *
*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经销者：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承印者：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375 印张 4 插页 246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419-7018-2/B·30

定 价：18.5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太白路 1 号 邮编：710069 电话：8302841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程志民等同志所著的《存在的呼唤》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该书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存在主义作了较好的评介和分析批判，是一部比较扎实的理论著作。它的出版一定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该书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存在主义作了新的分析和批判。该书对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作了肯定的评价，特别是对存在主义的总的评价颇有新意：存在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终结和后现代社会开端的理论表现。

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叶秀山

1995年7月14日

专家推荐意见书

存在主义作为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之一，不仅在哲学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潮，如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和政治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存在主义对我国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存在主义作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有着十分迫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程志民等同志合著的《存在的呼唤》一书是近年来较好的理论专著。该书弥补了我国理论界在评价存在主义方面十分薄弱的空白，对西方现代思想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评价和批判。该书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第二手资料对存在哲学作了恰如其分而实事求是的论述和评介。论述清楚，事实可靠，逻辑性强，是一部好的学术专著。

希望给以资助，以便早日出版，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

推荐人签字

李鹏程

1995年7月10日

专家推荐意见书

程志民等同志的专著《存在的呼唤》一书现已完成。程志民同志为我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科研骨干，近年来在著作和译著方面硕果累累，颇有成就。

存在哲学为西方现代哲学中深有影响的重要哲学流派，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国内过去一般评介多，批判多，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剖析较少。现在程志民同志的这一成果对存在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批判，对于澄清理论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该给以资助出版。

该专著在论据和事实方面尚未发现错误和不实，文字方面也较好。

推荐人签字

王玖兴

1995年7月10日

导 论	(1)
-----------	-------

第一篇 背景和先驱

1 克尔凯郭尔	(15)
2 尼 采	(33)
3 胡塞尔	(53)

第二篇 流派和人物

1 海德格尔	(69)
A 海德格尔思想概述	(69)
B 海德格尔的思想转折	(91)
2 雅斯贝尔斯	(139)
A 生平和著作	(140)
B 哲学思想	(151)
C 密 码	(166)
D 结 语	(173)
3 萨 特	(177)
A 现象学心理学	(180)
B 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	(194)

C	自为的本体论结构	(204)
D	为他存在	(221)
E	处境中的自由	(230)
F	自为向自在的整体化的存在哲学	(250)
4	梅洛-庞蒂	(257)
A	回到现象	(258)
B	身体——主体	(268)
C	被知觉的世界	(278)
D	在世存在	(288)
E	自为与自在整体性的存在哲学	(300)
结 论		(304)
参考书目		(317)
后 记		(324)

导 论

存在哲学，或者说，存在主义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是一个最普遍和最有力的运动。不仅在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存在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的今天，存在主义是否已经死亡了呢？它是否已经衰竭？或者说，在后现代的联系内部，它是否仍然还有某些东西要告诉我们呢？在后现代世界，它是否还拥有任何有意义的未来呢？这是一个困难的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回顾过去，而且展望我们的未来。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吧，至少这种回顾可以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存在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和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蔑视宗教的权威，肯定人和人性的尊严，真诚地热爱大自然和人间万物，热爱自由，其代表人物诚实，坦率，充满活力，富有进取心。我们发现，不仅在题材和基本观点方面，而且在风格和气质方面，存在主义继承并发扬了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例如，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其罗（1475—1564）、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伯雷（1490—1553）以及蒙泰涅（1533—1592）——这些人的优秀遗产。在稍后的帕斯卡的《思想录》（1623—1662）中同样可以发现存在主义的源头。帕斯卡一方面以理性和道德抨击怀疑主义，一方面又主张在以理性批判一切的同时，必须摒弃笛卡尔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因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帕斯卡以他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从两极观念对立出发，考察了人的本性，讨论了人的本质和人存在的价值等问题。帕斯卡的思想为存在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我们还可以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到存在主义的根源。存在主义在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信仰的同时，捍卫和鼓吹了启蒙运动解放人和自由统治世界的观点。存在主义分享了启蒙运动对于自由的渴望和对于个人的尊重的思想。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存在主义和启蒙运动同样相信，实际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

虽然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主义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思想运动，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觉醒的。事实上，这两次大战给从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的生活世界（the life—World）以致命的一击，并结束了这个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是根据最先在17世纪就已出现的价值和关系来不断地规定自身的。这些价值和关系是：商业和工业的价值；对理性进步的信仰；科学的纯客观性；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作为一种不仅控制和利用外在自然而且控制和利用我们内在自然的意志的那种权力意志；以及根据专家治国的合理性扩大政府的统治。这两次世界

大战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而且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

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大屠杀使我们后来的现代人不再回避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宣称上帝已经死了。而且，既然我们始终认为上帝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的最终来源，认为上帝乃是最后的权威，而且是这些价值和理想的唯一根据，那么，上帝的死亡似乎就标志着一切根据的瓦解，一切合理的基础的垮台，一切普遍化的道德权威的结束。就是说，一切使这个世界，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最终有意义、有目的的那种保证的结束。在我们这个世纪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之后，谁还能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呢？谁还能相信进步？谁还能相信理性和启蒙运动的伟大理想呢？我们的最热切的希望已经冰消瓦解；我们最美好的集体的梦已经褪色；我们对于理性，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已经丧失。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在自己的眼中已丧失了尊严。”今天，谁又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环境污染，地球变暖，能源危机，酸雨和热带雨林覆灭，人口爆炸，犯罪和暴力集团问题，日益增多的文盲，种族歧视，等等。今天，谁仍然相信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呢？今天，谁仍然相信“人”和“人”的科学呢？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这种绝望和沮丧的发问乃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现代性终结的原因。战争不仅粉碎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价值、理想、希望和概念，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一个可怕的新世界——后现代的世界。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旧的思想、旧的生活和看问题的方式已不再起作用，而真正新的一切还没有被发现和尝试。而存在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粉碎了关于思想、生活和认识的旧方式。

因此，存在主义也是哲学发展内部的一个建设性的批判的思想运动或潮流。它对位于现代哲学核心地位的那些哲学学说和假定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有力地毁灭性的批判。例如，它批判了认识

论中的绝对主义、确定性、自明性，思想对自身的透明性，自我认识的特权，哲学认识的特权，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感性、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而且批判了那种以普遍的理性为名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以及一种系统的、总体的、最后的理解的可能性。它还向这样一些假设提出了挑战：存在像“真理”这种东西，而且知识不同于有用的信仰。因此，存在主义同样向现代认识论的信仰发起了挑战和攻击：批判现代认识论相信理性、真理、客观性和信仰本身。它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质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区别经验偶然性和演绎必然性；对先验性的信念；哲学对统一性和总体性的迷恋；哲学寻求牢固的基础和以自身为根据的命题。早在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莱塔德、罗蒂之前很久，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经为相对主义和差别作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嘲笑了哲学试图创作元叙述学的野心。

同样地，存在主义批判了伦理学中的精神和肉体的分裂。它向事实和价值的区别提出了挑战；它向这样一些假定提出了挑战：伦理学独立于文化和阶级、道德规范和价值的客观性；存在主义无意探求普遍的道德价值。

总之，存在主义是哲学发展“内部”的一种运动。我们可以说，它已经预见到了，实际上为后现代哲学铺平了道路。早在后现代哲学之前很久，存在主义就已经看到了认识差别、多元性、偶然性、间断性、模糊性、相对性和片断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存在主义也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和文化领域内部的伟大运动。因而它批判地、富有责任感地从事并创造了构成后现代性的事件并使我们可以避免地超越这种后现代性。存在主义把具体的个人实存引入了现代哲学的讨论之中，第一次强迫哲学讨论承认个人实存的经验的具体性、个别性、多样性和荒谬性。因此，存在主义不满足于书本上的讨论，而试图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作严肃的批判。它批判了异化、商品化、标准化以及多余的或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同时，它抨击了各种形式伪造的个人主

义，公开地、明确地支持真正个人的抗争，始终致力于实现我们的自由的潜能和真实的生命。

此外，我们认为，和其他任何现代思想运动相比，存在主义不仅在哲学内部，而且在哲学外部，为真正主体性的实存而斗争。它不仅反对粉碎和毁灭个人的客观性的总体化统治，而且不断揭露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假主体性，尤其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虚假的主体性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我们无法对存在主义的未来作出评估，但是，我们相信，存在主义以一种非常进步的方式历史性地超越了现代性所产生的某些问题，然而，在其框架内部，它是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这些问题的。我们相信，如果存在主义试图在它参与创造的后现代的世界里继续发挥作用，那么，我们作为它的后代必须以具体的经验的方法阐明现代普遍流行的问题和难题。这个问题指引我们更注意现在而不是未来。因为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未来始终已经存在于现代之中。

因此，这里有必要考虑一下现代性的开端，反思一下现代性的最后终结，展望一下仍在我们前头的后现代的未来，而且，我们将集中探讨尼采、萨特、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从而对存在主义的未来作出某种评估。

在现代性的开端，正如加缪所说的，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主宰，虽然我们仍然保留着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尺度和标准。但是，我们在现代性终结时所看到的是，我们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丧失了我们所相信所同意的任何尺度和判断，我们完全无法对自己作出判断，我们无法负责任地把握我们自己。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不再审视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成了机器的灵魂，我们已丧失了任何内在的灵魂，我们不再通过自己亲眼所见对他人和事物作出判断，这是加缪所未预见到的一种形势。但这却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形势。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性的本质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凡是

存在的東西都在通過表象而存在。在文藝復興之初，生活世界日益被歸結為一種平面存在模式，但是，只有在現在，只是對我們而言，生活世界最後只是成了一種表象，一種在我們控制下的對象。這種本體論的還原和這樣一種變化有關：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的变化。我們現代人日益習慣於把事物看作對象，從而建立了我們對事物的視覺控制。這種關係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主體和客體置於互相對立的位置。這種對抗的態度產生了一種正面的本體論，海德格爾稱之為“被表象性”的一種存在模式。

海德格爾指出，在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對事物的專制。只是在本世紀，我們才最終發現這種專制變成了一種客觀性的形而上學。這種關於客觀性的形而上學通過技術影響了生活世界，並把一切都置於瘋狂的個人權力的控制、監督之下。因此，我們應該牢記海德格爾的觀點：“自我—對象”的結構只是一種歷史形成的東西，一種偶然的東西，決不是不可避免或命定的東西，就是說，它是一種可以改變的存在關係。

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海德格爾批判地談到我們可以稱為日常視覺的社會心理變態，他說，我們的眼睛已經變成“一種單純的看或凝視。視覺已退化成單純的反映”^①，而在《存在與時間》中，他叫我們注意內在於我們的視覺能力之中的一種頑固的傾向：一動不動地凝視着某物的傾向，這種凝視或者使物純粹成為現在的存在（以理論科學的實體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存在），或者使物單純成為現成的存在（物呈現為實際的有使用價值的東西）^②。因此，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即虛無主義流行的時期，我們的視覺已經被這樣一種視覺方式所控制，即完全被一種權力意志或統治意志所控制。現代視覺的特點就是毀滅性的，甚至是自我毀滅性的。這種特點是由我們社會的歷史條件產生的。

①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第52頁，紐約，1961年版。

②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88頁，紐約，1962年版。

海德格尔把现代时期称之为“框架 (Gestell)”的时期。das - Gestell 这个词可以译成“框架”、“固定”、“固定位置”或“封闭的完形”。在这个“框架”的时代，从现象学角度看，我们的视觉的专制特点更明显了，它构造我们的经验结构，而这种视觉也深深地为它在其中发生的历史条件所构造。反过来，它又构造了这个时期的规范显然一致的视觉的范围。框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完形：它和视觉本身的特征相关，而视觉乃是一种凝视，视觉呈现物，并且倾向于把物限制在感性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形象被过分强调为自我控制和统治它所看见的东西的一种结果，而且视觉尽最大可能使一切都成为可见的，以便背景和范围或者被忽略，或者实际上被归结为形象。从现象学角度来说，这视觉就是固定或冻结物，它表现为一种强力意志，即封闭了存在的实存的向度。

因此，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的自我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同样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代里视觉取得了霸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就要终结的现代性的时代里，视觉形象泛滥，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存在内的一切都成了形象的存在，而且并不是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而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视知觉、可见性、表象性，以及形象的生产或再生产现在完全毁灭了一切事物的真正存在——在现代，本质就是知觉。

对于现代社会中这种视觉专制，海德格尔并没有提出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海德格尔在《转折》一文中至少试图提出一些方法以供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他说，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框架”，“虽然被掩蔽着，但仍然在闪光，而且在完全注定命运的意义并非盲目命定的。”^①如果我们睁大我们的眼睛并审视我们的周围，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视觉专制就是新的后现代

^① 海德格尔《转折》，见《论技术问题和论文》第47页，纽约，1977年版。

时代的开端。

现在，我们从理论的讨论转向讨论有关存在实践的问题，那么，发展个人的视觉能力的社会向度的问题就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这里，我们立即就发现了存在主义的致命弱点。存在主义由于它过分关心个人的实存、个人的自由，以致使它忽视了个人的社会性。个人的社会性和我们的历史性有关，和我们的传统有关，或者说，个人的社会性就扎根于个人本性的社会 and 道德生活之中。由于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讨论忽视了个人实存的单个性，存在主义对这种情况作了补偿，它的努力是有益的。但是，存在主义关于个人的概念在最后分析中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无可避免是错误的。因为面对汹涌而来的后现代潮流，存在主义无力解决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存在主义把我们带到了后现代世界的大门口，却再也没有能力带领我们穿过大门登堂入室了。

虽然，对于人的本性的社会性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存在主义仍然开创了对于现代性的强有力的批判。存在主义的批判富有说服力地永远粉碎了各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绝对主义，而且，无可反驳地为透视主义、相对主义和与人的本质有关的实存的先验性作了辩护。这种批判以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方式为解决现代所创造的遗留的问题作了并不充分的准备。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拒绝了人性不变的旧学说，但是，在否定了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关于人的学说之后，存在主义并没有提出有关人的本性的后现代的具体理论。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完全没有人性这种东西，那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法律、政治和伦理方面进行变革的可能的基础就完全丧失了依据。人性这种一经毁坏就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旦被推翻，那么，甚至全体独立自主的个人也不可能再把它恢复起来。

在《权力意志》中，尼采乞灵于“一种歌德式的充满爱和善

良意志的眼光。”^①我们可以在萨特的著作中发现同样的关于视觉的这种论述。萨特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视觉（萨特认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视觉指的是看问题的一种眼光、角度，这种眼光或角度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虐待狂的和暴力的）的心理社会反常乃是正常的情况，他甚至不承认任何其他实存的可能性，不承认视觉乃是一种可以发展的拥有潜能的一种能力，尤其是不承认在视觉内已经承担着某种道德的定向及个人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调整我们内在的原初的道德本性。不承认视觉乃是性格的一种表现。因此，不理解这个事实，对于社会和政治理应产生可能有的后果。

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贝勒米这样说道：“我不仅看，而且在我的身体中感受我看到的一切。”^②在所有对存在主义作出贡献的哲学家中，只有梅洛-庞蒂一个人接受了关于视觉的这种经验。例如，在《儿童与他人的关系》一书中，梅洛-庞蒂写道：“我生活在他人的面部表情中，正像我觉得他人生活在我的面部表情中那样。”^③在《知觉现象学》和《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之中，梅洛-庞蒂试图在我们知觉经验的最原初的水平上阐明基本的和初步的社交性格已经内在地、系统地存在于这种知觉经验的结构之中。

在认知中，在前个人经验中，始终存在着有关我们的知觉经验的起作用的前个人的结构，这种结构引导我们趋向人际交往，并构成我们的知觉特征。作为具体存在，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单子的个人，就是说，我们决不能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社会存在。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共享的世界的参与者，一个共享的肉体的参与者。梅洛-庞蒂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肉体存在的际性”（intercorporeality）。而且，由于这种肉体存在际性，由于我们知

① 尼采《权力意志》第22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② 爱德华·贝勒米《向后看》第214页，纽约，1960年版。

③ 梅洛-庞蒂《知觉的第一性》第14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